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六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八

起閏逢敦牂二月盡癸
蒙協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
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趙季

良遂為孟蜀
佐命元臣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

吳遷都之議
始上卷明宗

長興四年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

須東行

都押牙鎮海寧國兩鎮都押牙也昇州于揚州為西揚州於昇州為東言吳主若西

遷金陵徐知誥須東鎮江都也復扶又翻

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丙

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

誥久有傳禪之志

先悉薦翻下先已同

以吳主無失德恐衆

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

鏡鑷白髭

鑷尼輒翻髭即移翻在口上曰髭在下曰鬚在頰曰髯

歎曰國家

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

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

先悉薦翻

遣使馳

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

徐知誥不

意宋齊丘立異而忽睹其異議故愕然使疏吏翻

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

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

池州副使池州團練副使也

久之節度副

使李建勲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

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

為宋齊丘邀君得禍張本嗚呼

為人臣者當易姓之際謹毋以功名自居荀文若以之咀毒而逝劉穆之以之發病而死范雲恐後時不及療疾以求速愈至於促壽而不暇顧若宋齊丘之疾周宗又其輕淺者耳

朱弘昭馮贇不

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

孟漢瓊權知天雄軍府見上卷上年

已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

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

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

宣樞

密院所行文書也是後漢隱帝時郭威以樞密院頭子易置西京留守豈非習於聞見而不以為異邪西班牙有

大使臣小使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

徐知誥虛府舍以待吳主見上

臣監古銜翻

卷本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

徐知誥之自衛其心猶王建也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

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

樂音洛

前代安重誨鎮

河中手殺之

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二年

潞王聞其來尤惡之

惡烏

路翻欲拒命則兵弱糧少

少詩召翻

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

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

無全理

離力智翻

不可受也

言不可受代

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

脩孫

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屬渤海郡唐屬棣州九域志滴河縣在棣州西南八十里注云漢都尉許

商鑿此河近海故以

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

發此問以

觀衆意

對曰君命召不俟駕

引論語孔

臨喪赴鎮又何疑

馬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

言當過京師臨大行之喪然後赴太原也馬肩

孫之言儒生守經學之言也是時勸潞王拒命者以其言為不達時變故相與哂之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

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

謂殺

從榮而立帝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

專制朝權別踈骨肉動搖藩垣

謂易置石

敬瑭及已也朝直遙翻下同別彼列翻

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

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

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

自鳳翔趣洛陽道出長安

尤欲與之

相結遣推官郝誦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

害

說式芮翻

餌以美妓

妓渠綺翻

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

曰吾受明宗大恩

王思同自燕降晉梁晉相距思同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節度使

故自言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

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詔等以狀聞時

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

不讀曰否操七刀翻

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

隴州東至鳳翔一百五十里

遣判

官薛文遇往來計事

薛文遇由此為潞王所信用

金并州人也朝廷

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

明宗以康義誠為朴忠豈知其

陰狡乃請以王思同為統帥

帥所以類翻

以羽林都指揮使侯

益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衛軍神捷神威雄武及魏府廣

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為左右廂益

知軍情將變辭不行

侯益曾經鄴都之變故爾

執政怒之出為商州

刺史

洛陽至商州八百里

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

軍都部署

前此用兵置帥率以都招討使命之莊宗時明宗為北面招討使以禦契丹房知溫為副

都部署當時為都部署者必有其人又孟知祥拒董璋以趙廷隱為行營都部署後遂以為元帥之任宋氏建

國之初猶因而用之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

難乃旦前絳州

刺史萇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

暉

宋白曰應順元年三月改在京羽林左右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衛

指揮使尹暉並為西征偏裨則似羽林與嚴衛並置

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

偏裨暉魏州人也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

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

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

戶行

剛翻陳讀曰陣徼堅堯翻

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

幽於宋州

九域志亳州西北至宋州一百四十五里重直龍翻

洋王從璋行至關

西

函谷關之西也

聞鳳翔拒命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三月安彥威

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

福等五節度使

梁洋涇邠四帥并安彥威而五難乃旦翻

奏合兵討鳳翔漢

韶李存進之子也

晉王克用義兒百有餘人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

乙卯諸

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

衆丙辰復進攻城

復扶又翻

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

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

百戰出入生歿金創滿身

冠古玩翻
創初良翻

以立今日之社稷

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

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

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

褊補典翻詬古
侯翻又許侯翻

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

也

楊思權本黨於秦王從榮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
因乘勢奉潞王王於明宗諸子為長故稱為大相公

呼火故
翻下同

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

帥讀曰率降
戶江翻下同

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

度使勿以為防團

防團謂防禦團練使也

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

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

趣讀曰促

尹暉

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皆弃甲投兵而降其

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

遁去

王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為六節度使按孫漢韶時守興元當以藥彥稠足六節度之數

潞

王悉歛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

以給之

犒音古到翻

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

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

趣七喻翻

遂雍鄣之

子也

劉鄩梁將也明宗以王淑妃故遂雍皆蒙引拔

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

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

隋分下邑縣置虞城縣唐屬宋州九域志

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潞王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勗孔目官劉延朗及即位審虔將兵專美與薛文遇主謀議而昭胤勗及延朗掌機密潞王始憂

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

九域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

百四十里

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

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

比必利翻及也

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

謁率民財以充賞

府庫之財僅足以給前軍其隨
潞王繼至者率民財以給之

是日

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

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弃萬國朕外守藩方

謂鎮
天雄

也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

國既承大業年在幼冲

五代會要明宗崩
帝即位年二十

國事皆委諸

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

榛梗者隔塞而不通
榛側詵翻梗古杏翻

諸公以

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

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

言何術可以
轉禍為福

朕欲

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臯亦所甘心朱弘昭

馮贇大懼不敢對

猜間兄弟以起兵端朱弘昭馮贇為之也事敗而禍集聞帝言乃大懼

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

將失策耳

薦王思同者康義誠也咎王思同者亦康義誠也將即亮翻下同

今侍衛諸

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

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

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

勞力許以平到翻

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

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

分

分扶問翻

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極重吉責

其家財

前已囚重吉於宋州今又使就殺之榜音彭極止榮翻

又殺尼惠明

召惠明入

禁中見上卷本年

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

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

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

事見上卷上年首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康義

誠由是恨之

康義誠許迎從榮而朱洪實擊之故恨

辛酉帝親至左藏

藏徂

浪翻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

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

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

反乃謂誰反

康義誠之心事朱洪實知之矣

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

訊問也

二人訟於帝前

訟者爭辯是非曲直

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

洪實

帝但以階級為曲直而不能察事之是非

軍士益憤怒

觀上文軍士揚言所云但欲迎

降潞王何暇憤朱洪實之枉死蓋憤怒者洪實之從兵耳

壬戌潞王至昭應

宋大中祥符八

年改昭應縣為臨潼縣九域志在長安東五十里

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

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

九域志臨潼縣之零

口鎮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

戶行

剛先帝擢之位至節將節將言建節而為常愧無功以

翻

大將將即亮翻

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

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

潞王聞王思同之言豈不內愧乎

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

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

楊思權等背順附逆故恥見思

同王之過長安

過古禾翻又如字

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

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

留者言活之使留於人世妓渠綺翻

慮失士

心屬王醉

屬之欲翻

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

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

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

乙丑至閿鄉

九域志華州東至閿鄉九十里自閿鄉東至陝州一百七十里華戶化翻閿武巾翻

亦作閿

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

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

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

日潞王至靈寶

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

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

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

莊宗同光四年安重霸以秦州降重直龍翻

惟保義

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

陝失冉翻

先是捧

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

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

先悉薦翻累力瑞翻

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

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

聞乘輿已播遷

說式芮翻乘繩證翻

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

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

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

新安

縣西距陝州二百餘里

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弃甲兵爭先

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

九域志陝州陝縣有乾壕鎮乾音干

麾下

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

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

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

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

其族

考異曰張昭閔帝實錄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殺乃令從進殺贇按從進傳贇首於陝則贇死非

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

傳弘昭贊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

瓊使詣魏州為先置

先置者先路置頓也

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

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

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

玄武門洛陽宮

城北門帥讀曰率

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

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歟從大家

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

史言自古以來衆叛親離未有甚於此時

已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歿帝已北走道及劉

昀欲歸

昀香句翻
又許羽翻

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

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

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

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

唐之兩都三省及寺
監皆在宮城之內

潞王已處

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

之曰

語牛
倨翻

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

水奉迎

穀水在洛
陽城西

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

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

草者

草創其辭

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

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

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

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

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

或問馮道李愚盧導之論其於新舊君之際孰為合

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其一養子也其一親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養子勝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郎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公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盧導之言何如曰盧導之不肯草勸進文書是也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

去就之善若是者得為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
矣曰然則為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
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
夫子之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
乎此則為相者貴於持危扶
顛不以但能盡死為貴也

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

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

趣讀曰促
勞力到翻

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

息於上陽門外

三相馮道李愚劉昫也上陽門上陽宮門也上陽宮在洛陽宮城西

盧導

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

復扶又翻
語牛倨翻

導對如初李愚曰舍

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用戰國須賈之言
擢拔也數所具翻

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
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
義誠大慙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

惡烏路翻

未欲遽誅且

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

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

東軍謂自洛陽來者

潞王上牋於太

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

州東數里遇石敬瑭

石敬瑭自河東來朝至此而遇帝

帝大喜問以社

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

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

俛音免

曰衛州刺

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

王弘贄從敬瑭伐蜀嘗為偏將石敬瑭欲擁帝

還衛州以授弘贄使為之所耳

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

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

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

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

自弘贄所還見帝

以弘贄之言告弓箭

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

沙姓古夙沙氏之後史炤曰奔姓也古有

賁姓音奔又音肥後遂為奔

公明宗愛壻

以敬瑭尚明宗女也

富貴相與共之

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

此四者為辭

四者謂敬瑭所言無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從行幸也

是直欲附賊賣

天子耳

直指石敬瑭心術

守榮抽佩刀欲刺之

刺七亦翻

敬瑭親將

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鬪死洪進亦自刎

刎扶粉翻

敬瑭牙內

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

去

考異曰閔帝實錄庚午朔四鼓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實貞固晉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

斷孟津北據壺關南向徵諸侯兵乃啓問康義誠西討

作何制置云云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

晉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
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然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
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
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
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弘贇南唐烈祖實錄
弘贇曰今京國陷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器西向公
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敬瑭然其語
按為二漢實錄者必為二祖飾非今從閔帝實錄敬瑭

遂趣洛陽

趣七喻翻

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

考

異曰廢帝實錄三十日太后傳令至并內司迎奉至乾
壕帝促令還京按長曆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三月

無三十日廢
帝實錄誤也

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

事見

二百七十七卷
明宗長興元年

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

數所角翻

漢瓊

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

九域志澠池在洛陽之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兗翻

澠池縣名

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

從臣之列

從才用翻

王即命斬於路隅

山南西道節度使

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

釗既敗奔歸興元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于蜀蜀主命

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

還利州

李肇本鎮昭武蜀主召之入領宿衛今使將兵還鎮似應接梁洋

右匡聖馬步

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

之先是蜀主以兵疲民困不用趙廷隱取山南之計今乘時而坐得之其庸多矣

壬申潞王

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

傳教

謂傳令也王所下令為教

馮道等皆上牋勸進

終不用盧導之言

王入謁太

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

官班見

見賢遍翻

拜

絕句

王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

復扶又翻

王立

謂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

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

少帝為鄂王

考異曰閔帝實錄云七日廢帝為鄂王今從廢帝實錄

以潞王知軍

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

書詔印畫可所用者也。閔帝百之出奔也。蓋以八寶自隨。

官詣至德宮門待罪

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請以洛京潛龍舊宅為至德宮。蓋

明宗舊第也。按歐史：時潞王入居至德宮。

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

宣即皇帝位。乙亥，即位于樞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

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

玫莫杯翻

以府庫

之實

問其實數

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

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

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

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

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僦即就翻
賃居為僦

王弘贇遷

閔帝於州解

解古
監翻

帝遣弘贇之子殿直巒往醜之戊寅

巒至衛州謁見

見賢
遍翻

閔帝問來故不對

問巒以所
以來之故

弘贇

數進酒

數所
角翻

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

年二
十一

閔帝

性仁厚于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

免於患

事見上卷明帝長
興三年卒子恤翻

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

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

橫戶孟
間古莧翻

閔帝不能違以

致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

妃孔循之女

潞王使人謂之曰重

吉何在

以通鑑書法言之潞王於此當書帝蓋承前史偶失於修改也

遂殺妃并其四

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

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歿

宋令詢出磁州見上卷上年事閔帝有始終者宋令

詢一人而已
磁牆之翻

已卯石敬瑭入朝

庚辰以劉昫判三

司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

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

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弃之皆為蜀人

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

邊境之臣委弃

城鎮乃以其能自歸而不誅安有効死弗去者乎治直之翻

遂清鄴之姪也

甲申

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乙酉改元大赦

改元清泰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玫

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為左諫議大夫

充端明殿學士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

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康義誠欲舉宿衛兵迎降以為已功而不免於族滅此傳瑕所以死

於鄭厲公之類也

己丑誅藥彥稠

修河中

庚寅釋王景戡長

從簡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

晝夜督責

凡輸財稽違者則下之軍巡使獄以督責之也下戶嫁翻

囚繫滿獄至自

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

為主戰立功良苦

詬舌候翻又許候翻為于偽翻下能為同

反使我輩鞭

笞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

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

皆出之

藏徂浪翻珥忍止翻耳當也

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

夜直

李專美本鳳翔掌書記時為樞密直學士

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

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

為于偽翻

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

任過分

駑音奴分扶問翻

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

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

事始見上卷長興四年亟去吏翻卒藏沒翻士卒也

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

帑它朗翻藏徂浪翻涸戶郭翻以水為諭言枯涸也

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

困之中而得天下

此言在鳳翔時諸軍推戴之事

夫國之存亡不專繫

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

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帝起事於鳳翔共事者五人能言及此者獨李專美

耳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

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

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

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

厭於鹽翻

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

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去羌呂翻菩薄

乎翻薩桑割翻閔帝小字菩薩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

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

廟號明宗帝哀經護從至陵所宿焉

哀倉回翻

從才用翻

五月丙午以韓昭胤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

朗為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嵩為宣徽北院使嵩長

安人也

嵩古老翻

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

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

心競本諸左傳師曠之言競爭也

帝即位敬瑭

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

羸倫

為翻瘠秦昔翻

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

魏國公主明宗之女下嫁石敬瑭曹

太后所生也歐史公主初號永寧公主是年進封魏國長公主為于偽翻

而鳳翔將佐多勸

帝畱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

敬瑭

趙延壽時為宣武帥逼近洛都又其父德鈞在幽州擁彊兵言若猜忌敬瑭趙延壽必懼而生心

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

與吾同艱難

少詩照翻

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

以為河東節度使

復扶又翻又如字縱石敬瑭歸鎮乃復疑而徙之此所以速禍也

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為保義節度使

賞其先通欵於鳳翔

也

丁未階州刺史趙澄降蜀 戊申以羽林軍使楊

思權為靜難節度使

踐鳳翔片紙所書之言也難乃旦翻

己酉張虔釗

孫漢韶舉族遷于成都

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

以天雄節度

使兼侍中范延光為樞密使 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

平節度使李從暉家財甲兵以供軍

李從暉家其父茂貞以來每世鎮鳳

翔從暉雖移鎮而家財甲兵猶在焉

將行

謂將東趣洛陽也

鳳翔之民遮馬請復

以從暉鎮鳳翔

又翻復扶

帝許之至是從暉為鳳翔節度

使

長興元年從暉自鳳翔入朝徙宣武後徙天平今自天平復還鎮鳳翔

初明宗為北

面招討使

莊宗同光二年始以明宗為北面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

副都部署帝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

被皮義翻師古曰被加也被酒

者為酒所加

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司馬

李冲謀拒之冲請先奉表以觀形勢還言洛中已安定
壬戌入朝謝罪帝優禮之知溫貢獻甚厚 吳鎮南節

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蜀人取成州

六月甲戌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為成德節度使同

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文州都指揮使成

延龜舉州附蜀

周文王第五子邲叔武封於邲或言成王封季載於邲其後以國為氏或去邑

為成氏

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

川王濛

昭武軍利州時屬蜀吳使濛遙領耳

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

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

二百衛之

濛見忌之始見二百七十一卷梁貞明五年

劉昫與馮道昏姻

昫性苛察李愚剛褊道既出鎮

謂出鎮同州也

二人論議多不

合事有應改者愚謂昫曰此賢親家所為更之不亦便

乎

傳曰妻父曰昏壻父曰姻凡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謂之昏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

更工衡翻下欲更同

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

求見

見賢遍翻

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

臣聞望空為相者

聞音問

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

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

行下孟翻

帝不

能決乃寘其名於瑠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筯挾之

挾當

作挾挾古協翻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

首得文紀次得

顓秋七月辛亥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儉

之子也

崔莢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咸通十年

帝欲殺楚匡祚

以楚匡祚殺重

吉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

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

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

厭益涉翻伏也合也

乙卯長流匡祚於

登州 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劉后應州渾元人元一作源

回鶻入貢者多為河西雜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

禁兵衛送

帥讀曰率

與邠州兵共討之

吳徐知誥召左僕

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

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

徐知誥疎宋齊丘事始上二月召之還金

陵而不使預事者恐其沮止禪代之議故爾

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

之 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

罷鎮居洛陽私第帝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

帝尤惡之

歸德軍宋州殺重吉於宋州見上三月惡烏路翻

嘗侍宴禁中酒酣

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

曰帝醉矣爾曹速去蜀置永平軍于雅州以孫漢韶

為節度使復以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

虔釗固辭不行

孫漢韶張虔釗同以梁洋降蜀蜀以節鎮授之孫漢韶赴雅州而張虔釗固辭

不赴梁州者無面目以見梁州人士也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後徙雅州蓋莊宗滅蜀而廢之今後蜀復置之也

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

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賛為太子仍監國

監古
銜翻

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

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

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

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

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伺相吏翻宜速立嗣

君以絕覬覦

彊將謂李仁罕李肇等覦音冀覦音俞

豈可但相泣邪處回

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

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

史言李仁罕已遊於

趙季良等數內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

位

昶蜀主第三子也更工衡翻

初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

見事

上四月藏徂浪翻見賢遍翻

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

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

之勾居大翻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

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

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

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辛未以姚顗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右龍武統軍索自通以河中之隙

見二百七

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

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于水而卒

洛水貫都城中故自通退朝過之自投于水

帝聞之大驚贈太尉

丙申以

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為太子太保 九月癸

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

東安鎮當在鳳翔西界蜀既出關收階成

之地故益兵以備之

蜀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

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

復扶又翻

求判六軍令進奏吏

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

偵丑鄭翻

蜀主

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
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為之副 己未雲
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
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于境
上却之 蜀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

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
飲踰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

賢見

翻遍

見蜀主不拜

李肇之傲幼君亦由武夫
倔彊不學無識以自貽禍

戊寅左僕

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劉昫罷為右僕射三司吏聞
昫罷相皆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以昫奏蠲諸道逋租
吏無所緣徵責以漁
利也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

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
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

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

趙廷

隱自克東川與李仁罕爭功怨隙之深有自來仁罕之
求判六軍蜀主命廷隱為之副所以防仁罕仁罕之不

覺其冥頑凶悖取死宜矣然趙廷隱終亦不能免近習之讒其得死於牖下者幸也

癸未下詔暴

其罪并其子繼弘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

釋杖而拜

李肇事孟知祥於董璋之難陰拱而觀其孰勝董璋既死肇宜不免於死矣孟知祥念其

劒州之功不以為罪及事少主釋位入朝倨傲不拜其誰能容之一見李仁罕之誅遽釋杖而拜前倨後恭欲

以求免不亦難乎通鑑書之以為武夫恃功驕悖者之戒

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

據城叛

編考新舊唐志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置之由與其地歐史職方考曰州縣九唐

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傳同光之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

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按薛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業駐軍平利為褒源之援則蜀置源州屬武定軍節度

果州刺史李

延厚討平之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

肇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

邛渠恭翻

吳主加徐知誥大

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雄武節度使張延朗

將兵圍文州

唐末置天雄節度於秦州後唐改為雄武節度

階州刺史郭知瓊

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

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

乾渠引戍兵歸鳳翔

時階興二州皆已入于蜀唐蓋使郭知瓊馮暉領二州刺史以進取

而不克也薛史曰長興中馮暉為興州刺史以乾渠為治所乾音干

十一月徐知誥召

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

自江都還金陵也

為鎮海寧

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

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

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

史安叔干為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節

度使

安叔干以捍契丹之功尹暉則鳳翔歸命之賞也

叔干沙陀人也

宋白曰安叔干

本貫雲州界戶屬
奉誠軍灰泉村

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

自百井歸
晉陽也

乙亥徵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判三司

辛巳漢皇后馬氏殂

馬氏楚王殷女也

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

唐園陵之制兆域之外繚以垣牆列植栢樹謂之栢

城封纔數尺觀者悲之

考異曰閔帝實錄及薛史閔帝紀皆云晉高祖即位謚曰閔

與秦王及重吉並葬徽陵域中今從廢帝實錄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

蒲絳尤甚

華戶化翻

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

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

昵尼質翻

同平章事楊洞

潜諫曰秦王國之冢嫡

冢大也

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

矣

治直之翻

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

終不戒弘度洞潜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

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閩大赦改元永和 二月丙寅

朔蜀大赦 甲戌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

光為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

超上言疾病

夏戶雅翻上時
掌翻疾甚為病

以兄行軍司馬彞殷權知

軍州事彞超尋卒

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太

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孟知祥事莊宗
夙蒙親任故以

後宮賜之史詳書李氏之所
自來以別於福慶長公主

己丑追尊帝母魯國夫

人魏氏曰宣憲皇太后

魏氏本平山王氏婦也少
寡與帝皆為明宗所掠

閏

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

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

皮嬖

義翻又
必計翻

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殿使閩
所置官

三月辛

丑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為忠武節度使兼

樞密使

以李彛殷為定難節度使

李彛殷後避宋朝廟諱改名彛興其

子則李繼捧李繼遷也難乃旦翻

己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

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

授以重任 壬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

度使

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寧衛左右軍梁嘗改滄州義昌

軍為順化軍後唐復唐之舊為橫海軍前此吳越錢元珣判明州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楚州順化軍也

審琦金全之子也

安金全代北舊將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

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

薛史載在德書其畧曰朝廷任事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

閑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則弃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負枉費國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内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軍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畧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須拔請居大位無大才即移之下僚猶吉掾翻詆丁禮翻

請

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肩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

詔書宣朕意

馬肩孫時為翰林學士為于偽翻

乃下詔畧曰晉魏徵請

賞皇甫德參

見一百九十四卷太宗貞觀八年

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

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傾輸謂傾其胸腹所

懷而輸忠於上

昭儉嗣復之曾孫也

楊嗣復文宗時為相

吳加徐景遷

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

考

異曰江南錄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先主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為景遷教授為之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于景遷易制已為元老威權無

上矣此其日夕為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為己之副遙兼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今從

十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

少詩照翻好呼

到翻詰去吉翻難乃旦翻

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

携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

宋齊丘字

子嵩秦淮門金陵城門數所角翻

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

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

中丞龍門毋昭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龍門縣本漢皮氏縣後魏

更名唐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九十五里毋姓也毋丘氏或為毋氏望出平昌鉅鹿開元補闕有毋景洛

陽人一云吳人母武夫翻

癸未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胤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尚

書充樞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

軍劉延朗為本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 庚戌賜振武節度

使楊檀名光遠

薛史載中書奏準天成三年正月敕凡廟諱但回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

少點畫今鄭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名酌情制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缺點畫凡臣僚名涉偏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餘依舊按此以明宗廟諱宜字

避偏旁也楊檀時不
鎮定州當從通鑑

六月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

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

先悉薦翻

再用曰鷹

犬微効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有功而不求聞武人

如柴再用者亦可稱也

契丹寇應州

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

石敬瑭既還鎮

去年五月帝令石敬瑭還太原

陰為自全之計帝好咨

訪外事

好呼到翻

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

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

唐之中世司天臺有天文

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天文觀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更
人皆掌候天文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也

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

工更

衛翻內使內諸司使按石敬瑭拒命之時其子重殷為右衛上將軍重裔為皇城副使

曹太后則

晉國長公主之母也

敬瑭妻魏國公主是年四月進封晉國長知兩翻

敬瑭賂

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

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

羸倫為翻瘠在亦翻帥所類翻

冀朝廷不

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

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

敬瑭求兵糧以實并州趙德鈞求兵糧以實幽州

甲申

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

於總管府糴軍糧

總管府在晉陽石敬瑭時為北面馬步軍都總管故也

率鎮冀

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

九域志鎮州西北至代州六百二十里乘繩證翻

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飢敬瑭遣使督趣嚴急

趣讀曰促

山東之民流散

此謂太行常山之東

亂始兆矣

史叙致亂之由

敬瑭將大

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

歲者數四

時驕兵習於聞見又欲扶立石敬瑭以希賞

敬瑭懼幕僚河內段

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

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

敬瑭 壬辰詔竊盜不計賊多少并縱火彊盜並行極

法 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鶯繼鵬請之於陳后

后白閩主而賜之 秋七月以樞密使劉延皓為天雄

節度使 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

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為令張敬達討石敬瑭張本

帝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

從才

容 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

獲對揚

見賢遍翻兩班者文武官分為東西兩班書說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注云對答

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後人遂以面對為對揚。

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

子欲有咨度。

上元唐肅宗年號度徒洛翻

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

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

機要之臣謂樞密

詔以舊制五

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

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于閣門奏牒子當盡屏侍臣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吳潤州

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

昵尼質翻

游燕廢務作列肆于牙

城西躬自貿易

貿音茂

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誥左右詰責

知誥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誥

徐溫謚忠武王

而以後

事傳于公

徐知誥之得政在於定朱瑾之難若徐溫臨沒而傳政於知誥非本心也事見二百七十

六卷明宗天成二年

往年知詢失守

謂自昇州召知詢還揚州也

論議至今未

息借使知誥治有能名

治直吏翻

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

感悟待之加厚

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

己酉

以宣徽南院使房勗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

勗古老翻

宣徽

北院使劉延朗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

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高與趙延壽雖為使

長

樞密使為樞密院之長長知兩翻

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高隨執可

否不為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高

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

俛音免比必利翻覺居效

翻啓奏除授一歸延朗

為劉延朗受誅於晉房高獲全張本然二人皆帝之親臣也延

朗之好貨非也高之避事亦非矣

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

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

將帥皆怨憤帝不能察 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寇金

州拔水寨

按元和郡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故唐置水寨以防蜀兵

城中兵纔千

人都監陳知隱託它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防禦使馬

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戰蜀兵乃退戊寅詔斬知

隱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

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

之莫敢言

惡烏路翻

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

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

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

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

梃待鼎翻

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

少間

間如字

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

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

閩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歸郎謂守明也

亂兵刺之而出

刺七亦翻

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

為絕其命也為于偽

翻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

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

監國是日即皇帝位

皇太后璘母黃氏也繼鵬璘之長子

更名昶

更工衡翻

諡

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

節度事遣使奉表于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鶯為賢妃初

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廣州有清遠縣使宦者閩清林延

遇置邸於番禺唐志無閩清縣蓋王氏始分置也九域志閩清縣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五十

里宋白曰唐貞元元年割侯官縣十鄉為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為閩清縣番音潘專掌國信漢

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稟筆錦翻給也數所角翻延遇

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

乎處昌呂翻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

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史言林延遇不

忘舊君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

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

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為郎君梁震事高

季興從誨之父也故以郎君呼從誨

楚王希範好奢靡

好呼到翻下玩好同

游談者

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

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怙

怙它蓋翻

奢也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

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

過矣乃捐去玩好

去羌呂翻
好呼到翻

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

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

先王
謂高

季興嗣王謂從
誨屬之欲翻

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

事人矣

復扶
又翻

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

土洲

為于偽翻江陵有九十九洲土洲其一也梁震
事高氏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

震

披鶴氅

氅昌
兩翻

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

聽
讀

廳曰從誨時過其家

過音
戈

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

屬孫光憲

屬之
欲翻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從高

誨之美馬希範是侈心之萌芽也而孫光憲力言之
以妨微高從誨因光憲之言捐玩好而樂經史思所
以阜民保境
是遷善也梁震成功而能退梁震翼黃高氏父子
能保其國是功也

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喪息

浪翻

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

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考徐

知誥所封十州自潤循江而上至于江則中斷吳國之
腰膂江都之與洪鄂脉理不屬矣自常潤被海界淮而

有海州則有包舉吳國之勢其規圖自以為得當是時合全吳之人歸心知誥何必如是而後篡也歟書涉翻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

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

朝直遙翻

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

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

壬子倣入朝廷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

朝門

梟堅堯翻朝門正朝之門朝直遙翻

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

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奔吳越詔暴倣弑君及殺繼韜

等罪告諭中外

此閩主之詔也

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

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參政事

唐懿宗咸通二年分連江

及閩置永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三百五十里福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為名翹祈

消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為福王友

閩主昶初封福王

昶以師

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

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

衣於既翻

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

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

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

屬之欲翻

政令不善公當極

言奈何弃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

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鶯

昶求春鶯于陳后見上六月嬖

卑義翻又博計翻

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

禮奈何以新愛而弃之昶不悅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

言事

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

批匹迷翻

筆題之也

遂放歸永泰

路振九國志葉翹斥歸永春按九域志泉州有永春縣福州有永泰縣未

知孰是

以壽終

帝嘉馬全節之功

却蜀兵全金

召詣闕

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

羣議沸騰帝聞之乙卯以全節為橫海留後

帝既聞之而不罪劉

延朗善善惡惡郭之所以亡也

十二月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充樞密使韓昭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 乙酉以

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

公者

喪亂以來以它官兼領及檢校三公者有之無正拜者

朝議疑其職事盧文

紀欲令掌祭祀掃除

隋制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

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為司空職掌朝直遙翻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

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史言後唐雖自言纂唐舊服而文獻皆不足

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

將相

更工
衡翻

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

從其門如市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徐維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